



随想曲

## 带一个春天回来

◎天涯

阳光下,我摊开手心,那里躺着三颗紫藤的花籽。黑咖啡色,坚硬、饱满,形似成熟的蚕豆,只要稍加盘玩,马上就油黑发亮。这三颗花籽来自湖北蕲春一个叫金沟的地方,是我亲手从山上一棵粗壮的野生紫藤上摘下来的。

这也是一种缘。在大别山深处陌生的小山村,我没有遇见最美的紫藤花,却看到它的果实。它们被豆荚一样的外壳包裹着,细长形,枯萎色,错落有致地悬挂在树上。倘若没有人理会,想必用不了多久,它们就会掉落在地,慢慢被尘土覆盖,耐心等待春天来临,重新生根发芽。

我相信这三颗紫藤花籽暗藏与众不同的信息,因为它们们的出生地金沟,是个很值得留下来细品的地方。我是在2016年元旦那天到达那里,离村子还有一段距离,就和一帮朋友下车沿着溪流的方向往上走。枯水期,沟底溪石露出真实的面孔,有肥大圆润,也有瘦骨嶙峋,各有各的模样。带天然花纹的石头,似一幅幅天价的抽象画,有着只可意会、无法言说的意境。

溪水,清澈无比,扭着柔软的腰肢穿行在石缝间,似一条美丽的水蛇,带着冰冷的顺滑,给你指尖的凉意。溪边有芦花摇曳,更多的枝桠在等待春风的呼唤,一夜就能绿满山野。由于地势落差,溪流声或高亢或舒缓,在低洼处形成一个个小水潭。碧波轻漾,给坚硬的石头增添了几分润泽之气。忽想到这金沟之名,莫非这里有金子?目光不由自主地朝地上搜索,又忍不住大笑起来,还真盼着一脚踢出块狗头金来?

带路的是当地一位资深户外爱好者,他告诉我们前方有一块天然的猴脸石。恰逢猴年即将来临,若能与此石合个影,也是一件乐事。于是一行人在“猴脸石”的诱惑下,手脚并用地寻觅而去。

金沟属于尚未开发的处女地,故景致充满了野趣。那些荒草和树木看似杂乱无章,却给人一种自在的洒脱。而我莫名联想到“寂寞花无主”的惆怅,心微微地疼了起来。

经过一脚踩空滑倒、落水湿身等种种“意外”,在带路人无数次的“就在前面”四个字的鼓劲下,我们终于找到了“猴脸石”。只一眼,就不禁为大自然的神奇叹服。此石块看起来也普通,青色,层叠状,夹杂有白色细纹。那猴脸在一处小平台上,两只眼睛一竖一横,有鼻有嘴,呈上宽下窄的笑脸状,很有喜感。这是谁的杰作?如此惟妙惟肖。我不禁又痴了起来。

在金沟村的那顿午餐也是极难忘的。对一个热爱美食的人来说,吃是头等大事。走进一户农家,泥墙土灶,原生态的食材,老妈妈笑眯眯地给我们做她的拿手好菜。墙上,挂着一条条风干的鱼和肉。桌上,即使是一盘常见的青菜,也吃出了与往日不同的味道。

捧着饭碗,无意中抬头,看到半阁楼上放着三口崭新的寿棺。马上有人说,好兆头,新年第一天看到此物,必健康长寿又有官运。做官从没想到,我还是笑纳健康长寿吧!

我们是饭后去的山上。废弃的古窑,让我尝试着去触摸这块土地的故事。

据了解,这里是南宋末丞相陈宜中后裔居住的地方。当年,陈丞相为了躲避战乱来到田桥,改陈为田,距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。金沟与田桥一山之隔。时光推移,随着田桥那边人口剧增,就有人迁到金沟,落脚生根,开枝散叶。

古时候,金沟是以烧石灰为主业,再加上辛勤劳作,生活很富足。到现在,山上还保存有十几座烧石灰的古窑。这里还有很多石洞。当年红军挺进大别山,石洞就是红军的栖身之处。原来,金沟不只是金色的,还有艳丽的红。

在一个古窑边,我遇到了那棵野紫藤。从没有见过这么粗的紫藤,不知在山里长了多少年。可以想象紫藤花开的时候,会有着怎样的盛景?在山中穿行,发现这里树即是藤,藤就是树,或相互偎依或纠缠不清或各自立门户。地上还有类似水仙的石蒜类植物,郁郁葱葱。

走着走着,耳边忽闻飞瀑的声音。这山中隐藏着三叠瀑布,一叠比一叠有气势。飞瀑下有平坦的巨石,盘腿而坐,双手合十,闭上眼,聆听天与地的私语。

这是一个洗心洗肺的好地方。深深地吸一口,感觉思维都清晰了许多。想起城市里弥漫的雾霾,那种令人窒息的痛,不知何时才能减轻?

金沟的主人说,你们来得不是时候。等春天,这一万多亩山林,一百多座山头,满目皆是花呵!白色的桐花,粉色的野樱桃花,遍野的杜鹃花烈似火焰。还有雀禾花、野栗子花,像一串串色彩各异的灯笼,在风中招摇。而古银杏树、古樟树、桂花树,在山里都属平常之物。夏天来,可以沿着溪流边玩水边观景,用一只细竹编的箩筐就能抓到鱼。到了秋季,随处可见红艳艳的野果子,而树叶斑斓,浓重似油画。说这些话的时候,我看到主人眼中的骄傲和自豪。

站在城市高楼的窗前,我已经看到金沟四季的风情。记忆中的众山看似萧瑟,暗中却在积蓄着力量,不信,你听那水,活泼、灵动,像调皮的孩子在山涧间嬉戏。树与藤,无论落叶还是常青,你都不能忽视它们的存在。至于花,在我握住这三颗花籽那一刻起,已在心田发芽。它们说,要给我一个大别山独有的春天!

岁月掠影

## 骑自行车的日子

◎叶龙虎

今天早上,我又骑自行车上班了。车技大不如从前。过去,我能从坡陡、狭小、弯曲的鸡鸣岭古道上骑行,现在即便在平坦的大路上,看到来来往往的汽车,依然觉得慌兮兮的。屈指算来,已经二十六年未碰自行车了。

城市的交通设施的变化,是城市变化的一个侧面。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,姚城出现了三轮车,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:“哟,县城变大了,三轮车的喇叭声,过去只有在宁波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才能听到的。”接着,姚城又相继出现了出租车、公共汽车……今天,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也运营了,这让美丽的姚城又上了一个档次。有人说,公共自行车是一项缓解城市道路压力的举措,但我以为主要还是返璞归真,是一种环保生活的回归。

曾几何时,我国是自行车的王国。那时候,骑自行车是常态。当时的自行车,是清一色的黑色、直档、廿八吋,至于彩色、弯档、小轮等等,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。当时,自行车是路上的一道风景,尤其是上下班时。日常生活也离不开它,什么米袋、煤饼,基本上靠自行车驮回家。自行车不但是人们的交通工具,还是运输工具。上世纪的60年代末,我老家就出现过这样的运输队伍。每逢市日,一队骑着永久牌重磅自行车的山北人,从我老家门口的河塘路骑过,经过加固的书包架两边挂着两麻袋重达200多公斤的大米。这在今天简直是匪夷所思。听见车轮碾过欹翘石板时沉闷的“咔嚓”声,

连过路人也要为他们捏一把汗。他们弓着身体,棉袄缚在米袋上,大冷天只穿一件棉毛衫。到了岭脚,相互合作,将载重的自行车一辆辆推上岭顶。山北人采米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,当时棉区的口粮普遍不够吃。当然,也有人凭力气、车技和胆量进行“投机倒把”,悄悄地赚一些外快。

今天,我骑在自行车上,脑海中却浮现了一张张亲人的面孔。想起我父亲,当年他是那么年轻,月光下,生产队的晒场上,父亲抓着自行车的书包架,我一圈又一圈地越骑越快,强壮的父亲跟在后边,跑得气喘吁吁。父亲告诉我,路小,骑车要小心。他年轻时在上海做电工,撞翻过人家的馄饨摊。想起我三叔,当年只有他有自行车。那时候的农村,拥有一辆自行车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。小叔去借,他还不肯,但只要是我开口,从来说过不借。想起我小叔,那一年赶时髦也买了一辆二手车,约我一起过一把骑车瘾。我们去宁波,60多里的路,四分之一是高低不平的土路,过了妙山桥才有单车道的公路。好在那时的汽车极少,偌大的公路上,只有我们叔侄俩骑行时轮胎与沙石路面摩擦的“沙沙”声。沿途都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的波涛,有的地方稻子已经开镰;公路两边的树木,一排排地往后退,变得像电影中的画面。大街上,小叔请我喝了七分钱一杯的酸梅汤,然后再掉头回家。那年我才十七岁,是头一次走进宁波城。往事生动如昨,而父亲、三叔、小叔都相继离我远去……

骑在自行车上,还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。有一年,我驮着即将临产的妻子,去丈亭公社大会堂看越剧《祥林嫂》,来回40多里的土路,至于颠簸会不会对孕妇带来影响,当时没有这样的概念。又有一年,妻子怀老二到县医院检查完之后,我驮她回单位宿舍,在姚江桥脚与一辆从小弄里窜出来的自行车相撞,虽然我是直行,可我不是本地人,几个人围上来要我赔二根钢丝线才肯罢休。妻子从书包架上摔下来,好在没事。又有一年的冬天,我们丈亭二轻局的四个人约好骑车去县城开会。那天的天气特别好,蓝天白云、阳光明媚。四十多里的沿山、沿河的路,大多是高低不平、杂草丛生的土路,河塘上还有很多缺口需要上下车。一路上我们嘻嘻哈哈、打打闹闹,那种情景,永远在我脑子里扎下了根。在丈亭工作的时候,我还常常带大女儿上班,四岁的她坐在三角档上,一路上都感到新鲜、稀奇,幼稚的提问,还有我故意逗她的话,至今记得一清二楚。在骑自行车的那些年,日子似乎过得很贫困,但也很温馨、很快乐。骑在乡间的小路上,一边骑行,一边欣赏路边的风景,有时候还会情不自禁地哼唱,这不是享受么。

去年八月份去丹麦,红绿灯前,我又看到了浩浩荡荡的骑自行车的队伍;在市中心,我还看到了一个个停放着各式各样自行车的大型自行车停车场。导游告诉我,这里每一个人都爱骑自行车,包括王储、市长、律师、教师、学生。对于丹麦人来说,自行车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,更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。如今,我们中国人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,今天的姚城,也有了越来越多的骑车族。我认为,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。从今天起,我一定要多骑车少开车,为了环境,也为了自己。

